

19.2%，大约66万人，¹ 1911年下降为12%，且使用者主要集中在爱尔兰西部偏僻农村，² 爱尔兰同样成为一个英语地区。但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十分强烈。1922年，爱尔兰依然通过武装斗争脱离英国赢得独立。

限于篇幅，本文对苏格兰以及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不做具体分析。康纳（Walker Connor）曾提出：“即使语言、宗教、经济地位，或者其它任何可以识别的文化特征都发生巨大变化，民族认同也许会依然存在。”³ 至少在语言因素方面，这一观点显然适合苏格兰及爱尔兰民族主义的特征，似乎也同样适合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因为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苏格兰、爱尔兰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有一点是一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的行政区域依据民族构成设置。安东尼·史密斯在分析现代民族国家时曾经提到，“现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其领土属性。即，某一特定的人口群体，生活能自由迁移的领土范围之内……而拥有这一特定领土，则被认为是这一特定人口群体的权利。”⁴ 当然，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并不是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前苏联以民族构成为原则的加盟共和国联邦体制，无疑有利于各加盟共和国不断强化其民族认同。俄语的推广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其促进苏联国家认同的作用并未有效发挥。或许其原因在于：通用语的作用在于消除不同族群之间因语言造成的交流不便，进而促进人员相互流动，而各族群的国家认同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加强。而在前苏联，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过程并未发生：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人口迁移的主要特点为：俄罗斯人移居至其它加盟共和国，而除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人口流动性很小。⁵

【论 文】

中亚五国语言政策及其发展走向分析⁶

张宏莉⁷

摘要：中亚五国实施以全面发展本国国语并扩大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的功能为主要目的的新型语言政策，与此同时，降低俄语地位、缩减俄语使用范围、有意进行文字改革的举措使俄语彻底失去了苏联时期的辉煌，俄语地位被严重“边缘化”。然而，俄语的交际功能和实际应用性并没有因法律地位的下降而大幅度降低，俄语仍然是主要的族际交际语言。语言政策与现实需求的背离，严重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环境恶化促使人口外迁，不懂俄语制约劳务输出，字母拉丁化导致教育质量下降，俄语的语言功能被认知为与俄交往的利器。中亚五国语言政策的最大特点是过于政治化，语言完全被某些政治家视为政治游戏的手段，而未把它当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直接影响中亚五国语言政

¹ Riagian, Pdraig O. *Language Policy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reland 1893 – 19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5.

² A.C. Hepburn, Language,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reland since 1880,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ume 2, Number 2, 2001, p. 202.

³ Walker Connor,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 *World Politics*, Vol. 24, No. 3, Apr., 1972, pp. 336-338.

⁴ 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Oxford, UK: Polity Press, 1995, p. 56.

⁵ Robert J. Kaiser,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4

⁶ 本文刊载于《新疆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72-79页。

⁷ 作者为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策的发展走向。总体而言，俄语不会迅速退出中亚，主体民族语言彻底拉丁化尚需时日。

关键词：中亚 语言政策 主体民族语 俄语

由于长期受俄罗斯化政策的影响，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俄语普及程度高，双语（俄语和主体民族语）现象普遍，有些地区甚至出现掌握俄语人数超过本民族语言人数的情况。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把使用主体民族语言视为新独立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和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要素，纷纷兴起“语言民族化”运动，将主体民族语言规定为国语，同时降低俄语地位、压制俄语在教育 and 公共领域的使用。然而，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境内生活着为数不少的俄罗斯人，俄语的交际功能和实际应用并没有因法律地位的下降而大幅度降低。语言政策背离现实需求、语言问题政治化，导致民族矛盾突出，并对社会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一、语言政策焦点：俄语地位

中亚国家的语言问题主要是主体民族语与俄语之间的矛盾，如何确定俄语地位成为制定语言政策的关键，俄语地位的高低则是衡量俄罗斯人权利得失的砝码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过程也是协调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尤其是俄罗斯人之间矛盾的过程。

1. 1991-2005 年，中亚五国俄语地位高低起伏、变化悬殊。

苏联时期，在语言方面基本上采取的是俄罗斯化政策（列宁时期除外），俄语被规定为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言”，政府采取行政命令方式推广俄语，包括中亚各世居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语言则处于次要地位。这一政策引起少数民族的普遍不满，上世纪 60-70 年代，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等共和国发生多起反对强制推广俄语的活动。1989 年，中亚五国先后颁布本国语言法，宣布主体民族语言为各共和国的“国语”，俄语均为族际交际语。虽然 1991 年 4 月苏维埃联邦政府通过《苏联各民族语言法》，宣布俄语为国语，但并未对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中亚五国独立后，更加明确了将主体民族语言国家化的思想，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在新宪法中得到巩固。五国的新宪法甚至明文规定，竞选总统的条件之一是必须“通晓国语”。为了全面推广国语，中亚国家要求民众在行政办公、大众传媒、教学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使用国语。在对国语作出规定的同时，中亚五国无一例外地都赋予了俄语族际交际语的地位。

掌握主体民族语言，成为谋求国家机构工作和升职的条件之一，而以俄罗斯人为代表的俄语居民的社会前景却因此变得非常暗淡，大量人口迁出中亚。仅在 1991-1996 年期间，就有 228.3 万人迁出哈萨克斯坦。

由于高素质的俄罗斯族人等欧洲民族大量外迁，俄罗斯族人口比重较高的哈吉两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语言法规等相关政策。1995 年 8 月通过的哈萨克斯坦新宪法对有关语言的条款进行了修订，规定“在国家组织和地方自治机构中，俄语和哈语一样平等地正式使用”，实际上承认了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1997 年颁布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法》则更加明确了俄语的地位，哈语和俄语在国家权力和安全机构、强力部门的公文事务、统计、财政和技术等文件中平等使用。吉尔吉斯斯坦在 2000 年 5 月颁布《官方语言法》，明确规定俄语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官方语言。2003 年 2 月，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在全民公决的新宪法中得到巩固。可以说，在中亚国家中，俄语在吉国的法律地位最高。而在乌、塔、土三国，由于俄语居民大量外迁，境内的俄罗斯人比重很小，俄语地位出现不升反降的情况，俄语地位被严重“边缘化”。乌兹别克斯坦 1995 年修订和 2004 年增补的《国家语言法》中，均未对俄语地位作任何规定。1994 年 11 月通过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和 1999 年颁布的新宪法均规定俄语为族际交际语。土库曼斯坦独立后，要求公民在机

关、学校等一切场所必须讲土库曼语。1996年，俄语在土库曼斯坦丧失了族际交际语的法律地位，俄语仅为一门外语。

总之，在这一阶段，俄语在中亚国家的法律地位高低起伏，变化悬殊：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俄语从族际交际语提升为官方语言；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俄语不再是族际交际语，而只是一门外语；在塔吉克斯坦，俄语只是族际交际语。

2. 2006年至今：进一步扩大国语使用范围，俄语地位受到新挑战。

经过十多年的国家建设，中亚国家的国内形势好转。从2006年起，中亚国家开始实施比较激进的语言政策，俄语处境变得扑朔迷离，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由于语言现状与政策目标的距离较大，加之各国首脑比过去更加自信¹，语言政策方面出现一些新动向。

(1) 哈萨克斯坦

2006年6月1日，哈萨克斯坦发布总统令，要求权力机构在2010年前分阶段落实公文、统计、财政和技术文件用国语书写的工作，计划在缔结国际合约、起草法律文件、进行官方活动中使用哈语，扩大哈语在教育领域的使用。显然，这项命令违背了1997年的语言法有关俄语与哈语在国家机构同等使用的规定。随后几年，哈政府和相关部门不断推出加大国语推广力度的文件，2010年6月，哈文化部要求境内公映的所有电影翻译为哈语。

2011年8月4日，互联网上公布了哈萨克斯坦文化部《关于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语言政策的某些法律文件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案》，计划自2013年1月1日起，国家机构下发的所有统计、财政、技术等文件均用哈语书写；个人向国家机构递交的任何形式的申请或诉讼必须用哈语书写；国家和非国家机构发布的规范中所含的定义、条款（公式、原理）等要确保用哈语书写，必要时可用俄语；法人和单位名称只能用哈语书写；表格、招牌、公告、广告等要用哈语印制，必要时可用俄语和其他语言；应聘工作必须提交哈语测试成绩；所有私立学校的哈语班级比例不得低于50%；学位论文的撰写和答辩要用哈语；等等。该法案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普遍认为，法案提出的要求不切现实，总统战略研究所的绝大多数学术活动和出版物使用的是俄语而不是哈语，更枉论其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防止第二次移民浪潮的出现²，文化部答应进行适当调整，如不得强行要求应聘者提供哈语成绩。

然而，文化部的让步招致哈萨克民族主义爱国者的极度不满，互联网上发布一封由138位社会知名人士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文化部部长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删除哈萨克斯坦宪法关于俄语与哈语同等使用的规定，要求国家权力机构的公文全部用哈语书写。由于一些社会名流在加强哈语作用的问题上的态度比较温和，有关修改语言政策的争议才告一段落。这场争议可以说是政治权利的博弈，要求废除俄语官方语言地位的人和力主俄语官方语言地位的人针锋相对，政治意图非常明显，对俄语居民尤其是斯拉夫人的影响深远，降低俄语地位的态势显而易见。

(2) 塔吉克斯坦

在此阶段，塔吉克斯坦最显著的变化就是2009年10月颁布的《国家语言法》。与1989年的语言法相比，新语言法删除了俄语为族际交际语的规定，要求所有法律文件使用国语（塔吉克语），每个公民都必须懂得国语，所有出版物、单位（无论其所有制形式）印章、官方文件必须用国语书写，进行文化活动、做广告、写论文、学位论文答辩都必须使用塔语，凡是破坏新语言法规定者将会受到处罚。另外，还组建了语言和术语委员会，将会同总检察院、税务委员会和国家信息专利中心监督语言法的执行情况。

¹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rusedin.ru/2009/12/24/russkiy-yazyk-v-tsentrальной-azii/>

²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Казахстан: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ытесняется.

http://www.stoletie.ru/geopolitika/kazahstan_russkij_jazyk_vytesnajetsa_2011-09-14.htm



新语言法未对俄语给予族际交际语地位的做法引起社会哗然，以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人士为代表的反对派与以拉赫蒙总统为首的支持派拉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尽管反对声强烈，但塔政府最终未做任何退让和调整。截至 2011 年初，杜尚别各级法院共受理了近 50 宗与语言相关的案件。据塔吉克劳务移民资源网信息，由于一些官员和企业家不能用塔吉克语正确书写文件和广告，被罚款 100 欧元。虽然宪法仍然保留了俄语的族际交际语地位，但在实际生活中，行使职能的不是宪法而是新语言法。

需要注意的是，2011 年 6 月 9 日，塔议会上院赞成对《国家规范-法律文书法》（2004 年）进行修订，允许在司法活动中使用俄语，而按照 2009 年的语言法的规定，司法活动中只能使用国语。应该说，这是塔政府向民众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一些专家据此认为，俄语恢复了族际交际语的地位，是总统拉赫蒙的明智之举¹。

（3）吉尔吉斯斯坦

在中亚五国中，俄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地位最稳固，语言问题相对较少，但是，由于 2005 年以后的国家领导人来自南部地区，对待俄语的态度与先前大不相同，对公文基本上都是先用俄语起草后译为国语的现实状况十分不满。2011 年初，奥通巴耶娃总统要求提高国语使用水平；几乎同时，吉议会做出决议，要求总统候选人必须完全掌握吉尔吉斯语。不过，在社会上反响最强烈的是 2011-2012 年针对国语修订问题的讨论。

2012 年 12 月，共和国党议员乌尔玛特·阿曼巴耶娃（Урмаг Аманбаева）提交《吉尔吉斯斯坦国语修订草案》，议员纳迪拉·纳尔玛托娃（Надира Нарматова）表示支持，并强调修订草案不会损害少数民族利益，“要支持吉语的发展，我们要讲吉语，要作爱国者。”²其实，早在 2011 年 1 月，阿曼巴耶娃就曾对财政部部长在议会用俄语发言表示过愤慨。修订草案最引人关注的内容有三：第一，对不懂国语的人要予以罚款，若重犯，则加大处罚力度；第二，所有文件应该用国语起草，必要时可翻译为俄语；第三，国家公务员应参加国语考试，考试由国家国语全权机构负责组织。显然，如果修订草案得以实施，那么，民众在向银行贷款、支付公共费用、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向法院或警察局递交申诉时都必须使用吉语。

2013 年 1 月，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部部长茹努索夫（Жунусов）责令工作人员和下属机构将所有公文翻译成吉尔吉斯语。目前，吉议会正在研究对国家公职人员不懂国语进行处罚的条例。

（4）乌兹别克斯坦

自 2006 年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仍然沿用前一阶段的政策，只是在个别领域作了调整。2012 年 11 日，乌司法部发布通告，自 2012 年 11 月 2 日起，公民在登记出生、死亡、缔结和废除婚约时可用两种语言：乌语（拉丁字母）和俄语，而此前的文件则规定只能用乌语（基里尔字母）³。这表明，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使用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好转。

综上所述，独立 20 余年来，中亚国家的语言法或宪法中有关语言地位的条文都经历了多次修订，主体民族语言——国语的法律地位一直非常稳固，这为国语的推广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而相对应地，俄语的地位却处于发展变化中，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俄语从族际交际语提升为官方语言，但从目前情况看，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受到挑战；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俄语不再是族际交际语，而只是一门外语；塔吉克斯坦的宪法虽然还保留着俄语作为族际

¹ У Рахмона хвагило ума...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вернули прежний статус. <http://www.russianskz.info/russians/1785-u-rahmona-hvatilo-uma-v-tadzhikistane-russkomu-yazyku-vernuli-pr-ezhniy-status.html>

² Кыргызстан: Депутаты устанавливают языковой барьер http://sarty.kz/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56:2012-12-28-04-09-20&catid=2:2012-04-01-13-41-40&Itemid=5

³ Узбекским ЗАГСам разреши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http://lenta.ru/news/2012/11/01/language/>



交际语的地位，但其在语法中的地位丧失殆尽。不过，在塔、乌、土三国，俄语的使用情况在某些领域出现好转迹象。

二、语言政策对中亚社会和政治的影响

语言政策是中亚各国独立后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策涉及到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别是民族问题。目前，语言政策对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语言环境恶化，大量移民外迁

中亚地区在帝俄及苏联时期与俄罗斯已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员交流十分频繁。苏联解体前后，中亚地区以俄罗斯人为代表的欧洲民族爆发了移民潮。一般认为，移民的原因有二：一是中亚国家独立前后出现的民族主义使俄罗斯人等民族的地位下降，甚至遭到一定程度的歧视；二是各国经济状况很差，就业和生存条件恶化。但从实质上讲，俄罗斯人等民族遭到歧视，就业和生存条件恶化，都与各国的语言政策息息相关，语言因素是人口大量外迁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由于不懂国语，俄罗斯人等被排挤出政府机关、强力部门等关键部门；大批俄语学校关闭，致使大量俄语教师失业，等等。1991-1996年，共有250多万人从中亚地区迁往俄罗斯，其中，从哈萨克斯坦迁出126.9万人，从吉尔吉斯斯坦迁出30.6万人，从塔吉克斯坦迁出28.9万人，从乌兹别克斯坦迁出58.17万人¹。俄罗斯是中亚移民的主要迁入国。20世纪末和本世纪最初几年，随着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局势的改善，以及语言政策的调整，移民人数明显减少。在哈萨克斯坦，2001-2005年，迁入俄罗斯的移民共24.26万，2006-2010年为18.55万人²。

根据俄罗斯联邦移民局的资料，由于俄罗斯移民政策的调整，近几年迁入俄罗斯的移民数量逐渐增多，2009年迁入的同胞有9千左右，2010年为1.3万人，而到了2011年则达到3.14万人³，大部分移民来自中亚。2003年，从哈萨克斯坦迁入俄罗斯的移民1.56万人，而在2009年为2.79万人。在2011年申请移民的2.99万份表格中，31%的表格由哈萨克斯坦的公民填写，19%为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占9.1%。尽管中亚国家的俄罗斯族人数远远少于乌克兰（2001年共有俄罗斯族人830万），但是将近60%的潜在移民（参加移民规划者）却生活在中亚。例如，哈萨克斯坦现有370多万俄罗斯族人，但是想移民俄罗斯的人数却是乌克兰的3.5倍。乌兹别克斯坦也有类似情况，据2000年人口统计数据，俄罗斯族人有120万，而有移民愿望的人是乌克兰的2倍。

移民俄罗斯的人基本上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培训，而且年富力强。在参加移民规划的人中，42%接受过高等和不完全高等教育，43%接受过职业和技术教育，32%的移民年龄在10-30岁，36%的人年龄在30-40岁，20%在40-50岁，只有11%的人年龄超过60岁，男性占63%，女性占37%。

如果从移民的民族属性来看，大部分移民是俄罗斯族人。在2011年离开哈萨克斯坦的3.29万移民中，71.9%为俄罗斯族人，7.9%是乌克兰人，日耳曼人占5.4%，哈萨克人占4.5%，鞑靼人占2.3%⁴。

¹ 杨云安、杨恕：《俄罗斯的中亚劳务人员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西北人口》2011年第4期。

² 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 Возвращаются ли русские в Казахстан?
<http://rusedin.ru/2011/05/26/vozvrashhayutsya-li-russkie-v-kazaxstan/>

³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Растет эмиграция русских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www.russianskz.info/compatriot/3258-sootechestvennikov-stalo-bolshe-rastet-emigraciya-russkih-iz-centralnoy-azii.html>

⁴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Растет эмиграция русских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尽管俄罗斯人等欧洲民族迁出中亚的原因很多，但是，民族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相比而言，民族文化因素更具有长期性和聚合性。近年来，中亚国家围绕俄语的语言环境不断恶化，文化信息空间不断缩小，如在哈萨克斯坦，公文用哈语书写，居民点、街道等俄语地理名称被哈语名称所代替，进口俄罗斯书刊和创办俄语媒体受到限制，等等，都使俄罗斯族和其他俄语居民感到强烈的民族文化不适性，他们尤其担心子女的未来；在乌兹别克斯坦，幼儿园和学校只说乌兹别克语。

据 2009 年哈萨克斯坦人口统计，共有 379.9 万俄罗斯人，占人口总数的 23.7%，而 1999 年的这一数字分别为 447.96 万和 30%，1989 年为 622.75 万和 37.8%。目前，吉尔吉斯斯坦（2009 年）有俄语居民 41.96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7.8%，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人不足百万。这些人虽然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移民浪潮中没有迁出，但并不表示他们没有移民的愿望，如果所在国继续给他们施加教育、就业、文化等方面的压力，那他们移民只是迟早的事。正如上文所述，哈萨克斯坦政府之所以在 2011 年未正式颁布对语言政策的修改法案，原因就在于担心因此可能引发新的移民潮。

2. 俄语水平低下影响劳务输出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的经济几乎完全崩溃，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下降，与经济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口增加了 28%（除哈萨克斯坦），而且 60% 的人处于劳动年龄，失业率很高。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口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劳动力严重缺乏。俄罗斯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吸引了中亚的劳务人员。据推算，2005 年末，大约有 180 万-350 万中亚移民在俄罗斯工作，绝大多数来自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们主要从事建筑、贸易和服务业。据俄联邦移民局资料，2008 年有 400 万来自塔、吉、乌三国的劳务移民。劳务移民不仅解决了中亚国家的失业问题，而且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很大贡献。资料显示，2008 年，劳务外汇占塔吉克斯坦的 49%，吉尔吉斯斯坦的 27%，乌兹别克斯坦的 13%¹。应该说，劳务移民对中亚国家和俄罗斯是一个双赢的事情。然而，由于不懂俄语和缺乏职业培训，移民在劳务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甚至引发国际纠纷。

在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人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掌握俄语的水平较高，而乌兹别克斯坦人和塔吉克斯坦人的俄语水平较差，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每年有 16 万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从中学毕业，他们不会说俄语或只会说几个俄语单词。由于不懂俄语，这些大胆走出国门的年轻人，在俄罗斯的机场就遇到了不会填写移民卡的问题。此外，不懂俄语的移民无法与外界交流，无法融入俄罗斯社会，经常遭到当地人的怠慢和歧视，有时甚至遭遇了不幸也无法与维权人员解释。

塔吉克斯坦政府称，劳务移民数量总共为 80 万，而实际上有 150 万，二分之一的人口出国务工，几乎每个家庭就有一个人人在俄罗斯工作²。2012 年，有近 100 万塔吉克人在俄罗斯工作，其中有 40% 的人因不懂俄语或俄语水平差而遭遇语言问题³。一些政治家、记者和官员非常清楚移民存在的问题，不断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提高移民的俄语水平，然而，由于俄语学习环境差、政府的教育投资少（仅占 GDP 的 3-4%），加之一些官员官僚作风严重，学习俄语目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移民从俄罗斯给自己家人邮寄俄语教材和光盘，有人甚至把它变成了一项生意。俄语教材在塔吉克斯坦奇缺，只能从他人手中买到，而且价格不菲，一本初级教材在市

Азии.<http://www.russianskz.info/compatriot/3258-sootechestvennikov-stalo-bolshe-rastet-emigraciya-russkih-iz-centr-alnoy-azii.html>

¹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Чего ждать от миграции? <http://www.stoletie.ru/print.php?ID=46631>

² Назар Турдые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ак категор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http://caucasia.at.ua/news/znaniya_dlja_vyzhivaniya/2012-10-14-1426

³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растет спрос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http://rus.ruvr.ru/2012_11_16/V-Tadzhikistane-rastet-spros-na-russkij-jazik/



场上卖近20美元，相当于塔吉克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

为了解决移民的语言问题，2010年俄罗斯国家机构和一些市政机构举办了217个培训班，共有5132名学员。近年来中亚国家出现的俄语回归现象与潜在移民学习俄语有直接关系。

2012年10月23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有关劳务移民必须掌握俄语的法案（2015年1月1日起生效），要求在俄从事市政公共领域、零售业和服务业等与当地打交道的工作并获得劳动许可的人员必须提供俄语水平证书。对于来自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不懂俄语的劳务移民而言，这项规定无疑是雪上加霜，学习俄语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大量移民不能通过考试而不得不返回国内，影响的不仅是个人生活，更重要的是将会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3. 国语字母拉丁化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乌兹别克斯坦在中小学快速而不成熟地推行拉丁字母拼写的乌语，使青年人无法理解基里尔字母书写的文字，而绝大多数现有的科学、文学和艺术信息都是用基里尔字母书写的，中小学教育水平因此迅速下滑。高等教育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要想上大学，必须懂俄语。如果说中小学教材还能用民族语编写的话，用民族语编写大学教材则力不从心。学习拉丁字母乌语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仅俄语水平差，而且基里尔字母拼写的乌语文献和资料也看不懂。为了让二者都能明白，乌兹别克斯坦已形成同时以两种文字出版刊物的惯例。对阅读兴趣的下降，使乌兹别克斯坦仅有7家书店¹。

乌兹别克斯坦将乌语改用拉丁字母不仅影响本国青年的阅读和教育质量，加大了财政负担，还影响到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其他国家的文化、科学和教育联系。吉尔吉斯斯坦共有79万乌兹别克人（2012年），每年需要从乌兹别克斯坦购买大量乌语教材，乌兹别克的乌语转用拉丁字母后，吉国137所乌语学校成为孤岛，需要自编和印刷教材，同时还要满足学习其他语言的人的需求，这种状况无疑使吉国的财政捉襟见肘。

4. 俄语被认知为与俄罗斯交往的利器

苏联解体后，俄语和英语的法律地位成为许多原苏联国家政坛“亲欧”、“亲美”或“亲俄”的“风向标”之一，中亚国家对待俄语的态度和政策恰好是反映与俄罗斯关系好坏的一面镜子。在这方面，塔吉克斯坦最为典型，当两国关系处于上升时期时，塔对待俄语的态度就会好转，而在关系恶化的时候，对待俄语的态度就会比较苛刻，俄语的语言功能被认知为与俄罗斯讨价还价的利器。对俄罗斯而言，如何搞好与近邻国家的关系、保护俄语和俄罗斯人在这些国家的地位和权利，进而巩固俄罗斯文化阵地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自1993年5月25日签订了《俄塔友好、合作及互助条约》以来，俄塔双方已经签订了130多项各类协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目前，俄塔关系中存在问题较多的是俄驻塔201军事基地和罗贡水电站的建设。那么，2009年新《国家语言法》的出台是否意味着塔俄关系出现了新情况？有不少专家认为，不管是总统拉赫蒙的姓氏改革（指用塔语的构词方式构成的姓“Рахмон”代替含有俄语后缀的姓“Рахмонов”），还是《国家语言法》的颁布实施，都与俄方延误用于建设罗贡水电站的贷款有关，塔政府以上述方式向俄罗斯领导者施压，不仅向俄方传达了自身对俄罗斯具有牵制力，而且也使俄罗斯意识到搞好两国关系对境外俄语的发展和俄罗斯人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俄方积极与塔方就双边合作问题进行交涉，并表示准备参与塔方的水电工程建设。2010年2月11日，在《俄联邦“俄语”整体纲要》的框架下，俄方向塔方免费赠送了价值1000万卢布的图书。塔方对此做出积极回应，总统拉赫蒙表示愿意在塔境内发展俄语。显然，俄语的地位和发展问题已成为塔俄关系走向的敏感要素，塔出台《国家语言法》是向俄施压的一把双刃剑。2011年6月，塔议会允许俄语在司法活动中使用俄语，似乎很能说明问题。许多政治学家认为，塔政府在以此向俄罗斯做出让步。其实，塔政府也不愿把与俄罗斯

¹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закон о языке в действии. <http://rusedin.ru/2011/03/01/tadzhikistan-zakon-o-yazyike-v-deystvii/>

的关系搞僵，毕竟俄罗斯仍然是塔劳务移民的主要迁入国，经济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性很强，当然，俄语在科学界和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塔俄关系出现大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一旦出现较大问题，塔方利用俄语问题向俄方施压的可能性很大，也不排除通过修宪来彻底取消俄语法律地位的做法。

很长一段时间，“去俄罗斯化”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同义词，最明显的步伐是乌政府强力推行的乌语拉丁化改革，尽管这一举措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教育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本世纪初，卡里莫夫政权站在亲西方的立场，试图在政治和文化上远离俄罗斯。但是 2005 年“安集延事件”后，乌开始转向俄罗斯，对待俄语的态度有了很大松动，俄语也开始逐渐返回日常生活。

三、语言政策发展走向

中亚国家制定语言政策的过程显示，新独立国家之所以将主体民族语言作为国语、俄语作为官方语言或族际交际语言甚至是外语，其目的首先是强调主体民族语言的象征意义。换句话说，象征意义是只选择主体民族语言作为国语的决定因素：主体民族语言是新建国家的主要元素之一。中亚国家宣布独立后，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国家认同意识。一方面存在建立新国家的迫切性，另一方面，新的国家概念尽可能要有别于旧的、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甚至国语的国家（指苏联）。如在哈萨克斯坦，哈语的象征意义具体表现为：纸币、硬币上的文字只用哈语；担任国家总统、议会主席职务的人必须熟练掌握哈语。因此，尽管哈语的威信不高，但法律保护哈语的使用，并为平等使用哈语和俄语（作为工作语言）创造机会。所有的政府文件、规程、法律文书、道路指示牌等都必须用双语（哈语和俄语）印制。过去用俄语标示的城市、居民点、街道等地理名称更改为哈语名称，也基本是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象征意义。

中亚国家制定新的语言政策的目的之二是复兴和扩大主体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以此来增进主体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在这方面，哈萨克斯坦最为典型。一些哈萨克学者认为，国家大力扶持哈语的政策不仅是确定独立和建设新兴哈萨克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复兴和团结哈萨克民族（分为两部分——俄语居民和哈语居民）的必然结果。由于哈语在自己的本土哈萨克斯坦长期未得到应有的发展，赋予哈萨克语国语的地位是改善哈语地位的有效办法。对待语言权利的这种态度取决于民族权利高于个人权利的思想，其依据是地域原则——哈萨克斯坦是说哈语的哈萨克人的土地。该语言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法律文书中得以体现，是因为得到了操哈语和操俄语的哈萨克人的强力支持。法律规定那些过去基本上使用俄语的范围现在有权利（甚至有义务）使用哈语，就是为了保障哈语的地位。此项措施是逆转城市哈萨克人的语言行为（哈语代替俄语）、重新联合哈萨克人（操哈语的哈萨克人和操俄语的哈萨克人），以及在非哈萨克人中普及哈语的必要步骤。

事实上，俄语在中亚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地位。独立 20 年来，俄语一直是哈、吉两国教育、传媒、公共事务和族际交往的重要工具，乌、塔两国的俄语使用状况虽然不如哈国和吉国，但近年来社会上对学习俄语的需求明显增强，说明俄语是社会发展的有利资源，掌握俄语就能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使用俄语就能进入广阔的信息、文化和经济空间。

综上所述，中亚国家语言政策的最大特点是过于政治化，抬高或降低语言地位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强调象征性，而忽视实用性，国语地位只是一个声明，完全缺乏保证日常学习和使用的机制。教育领域既没有高质量的主体民族语言的教学法基础，也没形成高等、中等和初级教育体系。语言完全被某些政治家视为政治游戏的手段，而未把它当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

研究中亚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状况的主要目的是探析其语言政策的未来走向，然而，语言发

展前景并不完全由语言政策和语言状况决定，尽管二者对语言发展前景的影响极其深刻。对中亚国家而言，语言政策的发展还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人口、经济、地缘政治等因素也会影响语言政策的发展走向。

1. 人口因素。独立 20 年来，中亚各国境内的俄罗斯人等俄语居民在人口总数中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从 37.4%（1989 年）降到 23.72%（2009 年），吉尔吉斯斯坦从 21.35%（1989 年）降到 7.82%，乌兹别克斯坦从 8.35%（1989 年）降到 4.91%（2000 年），塔吉克斯坦从 7.36%（1989 年）降到 0.46%（2010 年），土库曼斯坦从 9.5%（1989 年）降到 2%（2001 年）。民族人口比重会直接影响到语言群体的规模，语言使用人数和使用范围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果俄语居民继续迁出中亚，俄语使用人数必然减少，俄语地位还会下降。

2. 经济因素。经济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化生活，因此，吉、哈语言政策差异大，苏联末期，吉语状况要好于哈语，但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哈快速推进主体民族语言的发展；而在吉尔吉斯斯坦，自然资源贫乏，在普及吉语过程中困难重重，印刷新教材、教授吉语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同样，哈语字母拉丁化能否实现、塔吉克劳务移民能否学习俄语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

3. 地缘政治因素。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而改变，安集延事件后，“俄语似乎回归到了原有的位置”就是有力的证明，俄罗斯的中亚战略和对外俄语推广政策也会影响中亚各国的语言政策。

根据以上对语言政策目的和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对中亚国家的语言发展走向做两点简单的预测：

第一，今后几十年，俄语仍然是主要的族际交际语言，但是，随着俄语被缓慢地排挤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量俄罗斯人不断返回历史祖国、主体民族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俄语会逐渐退出中亚市场，当然，这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俄罗斯绝不会轻易放弃中亚这个战略要地，从目前情况看，俄政府通过“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等组织在中亚各国建立俄语中心、建立高校分校，要求在俄外国劳务人员通过俄语考试等措施，目的就是维持和巩固俄罗斯的这一势力范围。

第二，主体民族语言字母拉丁化趋势愈加明显，但完全实现尚需时日。乌兹别克斯坦字母拉丁化改革的失败，经济条件的制约，使哈、吉、塔三国放慢了拉丁化改革的脚步，不过，随着俄语被排挤出日常生活和公务领域，客观上会加速拉丁化的步伐。哈国经济发展情况远远好于吉、塔两国，预计哈语字母拉丁化要早于吉、塔。虽然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庆祝独立 21 周年大会上（2012 年 12 月 14 日）曾宣布，哈国计划在 2025 年前将哈语从基里尔字母改为拉丁字母，“使哈语成为现代信息语言，成为国家各个领域无所不在和居于首位的语言”，但是，由于字母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能否在 2025 年前完成还是个未知数。

综上所述，中亚国家实施以全面发展本国国语并扩大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的功能为主要目的的新型语言政策，与此同时，降低俄语地位、缩减俄语使用范围、有意进行文字改革的举措使俄语彻底失去了苏联时期的辉煌，俄语地位的“边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各国在对待俄语的态度上又有着程度上的差异，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语言政策中，俄语基本上处于隶属地位，尽管有俄语回归日常生活的迹象，但法律至今未赋予其任何地位和功能；俄语在塔吉克斯坦的语言政策中暂属于隶属—协调地位，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则属于协调性的国家双语范畴，字母拉丁化改革的兴起和实施势必会使俄语的地位更加不稳。显然，国语和俄语的地位是语言法及相关政策的两大要素，赋予俄语何种地位既是各国制定和修订语言法的关键所在，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在主体民族语和俄语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过程。

